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張氏曰說枉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此事又見萬章下篇及左傳云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夫音扶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雖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視之以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下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弒父與君之所由生也死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以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声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録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數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輔氏曰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說侵二不已其然所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声彊上声女音汝爲去声舍上声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語錄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饒氏曰射者是驟禽獸來迎而射之況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附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下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設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役於彼為此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声）去就不必

一一中（去声）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

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

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楊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此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先師曰楊氏謂孔子見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篇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己徇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丞者小此枉己即是枉道枉道必不能行道矣閔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從此守仁義而不枉道存天理此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以下見諸侯言

蓋謂枉尺所屈者小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此孟子引虞人之事以明不可

以利言

枉尋直尺

陳代問孟子

以大王小霸言

意謂直尋

所伸者大

比而得禽獸

往見之意

亦爲

雖若丘陵弗

此孟子引王良之事

枉己

爲也如枉道

以明不可

以道言

安能

而從彼何也

枉己之意

直人

右第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 熄如火之熄然以喩猶火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如字）於首曰冠（去声）。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一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語錄：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通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語錄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

共由此仁、礼、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礼、義之道。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威武又易至傾覆禍難，故多挫折其志氣。○何叔京名鎬，邵武人。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集註語錄：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此，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有是稱咨三復，令人增氣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與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盖得乎己，而外物寧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盖如此。○通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

以姦巧之徒言

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阿諛苟容，切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此景春之所謂大丈夫。

以順德居正圖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居仁立禮行義此大丈夫之事正孟子之所謂大丈夫

右第二章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禮記曰皇皇乎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通覽（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凡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出疆載之

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三月便發此一弔故可弔弔 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通攷】胡雙峯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 繅素刀反 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籍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通證】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礼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為長在器曰

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
供祭服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
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
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卒奉繭古典反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褘音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弗文章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記祭義
古者天
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
積小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大昕季春朔
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世婦卒蠶
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
遂副褘而受之副褘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
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
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許謙曰紘以組為之而為所為
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首王
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褘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一音皆王
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
桂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褘與翬同刻繒為之形而
采畫之綴於衣也○趙悳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
其一其色玄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夏后氏官名故
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若今之步搖副褘皆祭服
又曰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附錄】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反所以覆敷救反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必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二日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声舍上声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声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声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通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一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密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周霄問仕

以莫不欲仕之難言

丈夫願有室女子願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此見君子不潔身以亂倫

以不由其道之難言

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

此見君子不徇利而忘義

右第三章

【孟子】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孟子歷聘仕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為泰泰陋矣

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与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柱戀反內訓遞殊附會

【通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藝其用而可祿耳皆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通攷

趙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遂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莫官反）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氏說）

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仁義之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先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兮皆是此意卑賤從者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賢者亦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先師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雖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緒後學之功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之說人所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為上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養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當其大非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以傳食諸侯言　無功食祿以過泰此彭更發問之意

以食功言　梓匠輪輿皆可得食　此尊梓匠輪輿

以舜受天下言　大德得祿初不為泰此孟子答問之言

以守道言　入孝出悌而不得食　此見輕為仁義

右第四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圖】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惟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或問皆所謂葛伯仇餉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為夫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已見形甸反前篇此湯行王政所王之事也

【通攷】趙惪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

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据此則曰湯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攷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簞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此武王行[illegible]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趙氏註脩德无小暴慢无強見補之曰脩德无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无強遇脩德則強必弱

以湯征亡國設言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若大旱之望雨

仁政

[illegible]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皆臣附于大邑周

[illegible]四海之內皆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

右第五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張氏曰懷君子之問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自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以格君之心有孟子而勸不勝不讒知他尚何望焉○通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遇有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十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其不能存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以楚欲齊語言　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不可以齊

此言寡不勝衆小人多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以子欲王之善言　一薛居州長幼卑尊皆非誰與爲善

右第六章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輔氏曰二子固當守義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己枉見意已誠切則賢者亦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往荅其禮孔子也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則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輔氏曰曾子重學爲賢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鄙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然色者爲非己所加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田氏廷直曰君子所懷貴乎中而已大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從段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陽貨之瞰而往拜則與太剛者遠矣許之

以瞯與亡瞯去大录者戢文所以無可無不可而謂聖之時
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言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門
其不及中爭孔子東以明匪人亡洞中然則孟子○不見諸
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轉氏曰與貝汚據而可以爲失於
迫切而不此干木泄柳循爲循者也○義氏曰古者不爲臣
不見節而答陳代章未甚分義此章合得甚明觀陽貨事則
不特諸侯不可見觀皆子子路之言仰不特不可往見雖平
孩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盡物不可以尚合○通日生尚志
勿於迫切者量雖未滿猶不失爲志之
高論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以所可見言

陽貨瞯亡而饋
孔子瞯亡而拜

此聖　大礼
義　中正

以所不見言

段干木踰垣而辟
泄柳閉門而不內

過之者傷於
迫切而不洪

以所不敢言

曾子脅肩諂笑
子路赧赧

不及者淪於
汚賤而可恥

右第七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illegible]

右第八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下同）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一句以話之肯惟孟子庶聖賢也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而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罡生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此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循環無端此歴之說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燕出反夫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通曰古今一治一亂相尋於無窮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然是乎生致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上去聲）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音降又胡貢反胡江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尚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通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示天寔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盖同稟於氣故也繁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以匪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為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汙音烏行去声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乱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以亂數至紂則大敗極乱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身歿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与夫兕豹犀象之害也○饒氏曰暴方即上面壞宮室宅此暴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仁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声奄平声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孫晉昭曰奄字書作郔古通用衣檢衣廉二反○陸氏於書又注傳孟子皆無音說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蔑韻音同○玉篇烏斂反註周所伐商奄也獨蔑韻又音史廉反集註但云

平聲而無二音亦有遺也

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洗所以佑助開迪也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踐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与至誠無息之道並立而不備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術防為禁邪于懸之法無一之或除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直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

【疏】趙息曰飛廉乃顛項治爾甚之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而王伐紂并殺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若也前日此者然日世亂然但鈞獻黎蛀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於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書皋陶謨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蔡氏傳曰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也惇厚也庸常也衷即降衷之衷[illegible]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illegible]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illegible]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illegible]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〇典之惇集詳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illegible]程子曰以[illegible]於世而[illegible]者君子也故[illegible]

天理遏人欲以[illegible]南面而罪聖人若小人也故盛其不背肆欲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盡在當備偏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也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若也○語錄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雖何緣使搏惡未足以爲一治曰非說隱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簡治法於僞理光防衆濫有能筆而行之爲治不難常時史書掌矣史行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見孔子亦何嘗有意用其字使人知攢用其字段人知識用其字有寔微詞矣義使之暇不得紀以褒賤禁學人來不當賴公之史壽直書其事善惡暇然在日譏者知所勸後故亂臣誅子有所懼而不敢作耳○動氏月此一治文紀乎人事者也曉氣汎不應而不使孔子行位以賞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誠垂治今其功又大於從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遏諸[illegible]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illegible]發明備矣○通曰集許前言兩古問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夫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山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楚宜反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形甸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通曰不申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語錄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漸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

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

通攷 語錄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未流至於無父無君楊氏見世上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絜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人皆如此絜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便是無君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君君親与它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它人此便是無父則二者所以為禽獸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必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輔氏曰此一治又係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通曰前六此二治也周公之功与禹同

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異端言蓋楊氏為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語錄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釋氏最有精微[illegible]全覆祥曰錄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illegible]氏袭賊類楊而釋定立說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揚與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學又曰異端議絕於中因而不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韓愈王節白居易裴休梁諸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老節上而君將下而間里信之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釋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魯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說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无明此理夫却復障君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一又曰釋氏有出家出

出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宅不入父其父不毋其毋自逃去因可也至於出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恁得然又渇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以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去声之也。總結上文也。眞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形甸反下解見音同上篇。承，當也。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荊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声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其邪說乃火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焉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語錄當時如縱横刑名之貨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者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與他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或問孟子發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以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以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若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体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究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亦曰予弗順天

毀異惟鈞矣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辨而遂輟不言哉○饒氏曰問邪說詖行淫辭如何分曰說既邪辟其行以偏誣其辭愈見遁窮詖行淫辭自邪說上求放者放廢詖絕○通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易流背於不正哉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可謂以道自任者重而望於人者切矣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知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闢先聖之道爲闢胥皆是不以攻討之說○語錄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

賊之意同。○饒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豈便喚做賊之黨。或問不討亂賊人而謂人勿討者亦道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負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各反聖賢之心也語錄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是所得聖賢是人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齾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是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關闢乾坤之功

〔通攷〕饒雙峯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兩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前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發上不得已去

孟子好辯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此言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

當堯之時水逆行民無所定、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此一治也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是也

堯舜既沒此又

周公相武此又

周公兼夷

一治一亂相尋理之常也 暴君代作一亂也 及紂大亂也 誅伐驅滅 天下大悅一治也 猛獸… 而百姓宴… 是也

右第九章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君有之子弒父有之 此乃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 此言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是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此乃楊墨道行之時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不得作 此孟子雖不得時然楊墨之害自此滅亡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亦一治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即此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 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螬音曹
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声音烏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
而滿之也操去声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
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輔氏曰齊
俗奢後放亂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辭於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声
槁壤乾土也槁音考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
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璧 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 辟音避 頻與顰同 顣與蹙同子六反 惡平聲 鶂魚乙反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臣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詘守如
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
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
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
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出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
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
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或問溫公
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爲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之出家
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是背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遂賊天性之恩
哉務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敗世亂俗之尤於工所謂而不以懸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猶小過乎中而已言出於倫
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張氏曰仲子徒矜潔身以爲清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

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乱其倫獲至此極也褻人
惑於其迹以爲請苦高介而取之非矣出之貪肩爲惡若多
矣孟子於仲子獨闕之深者出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
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蓋知故可以感出俗而渦仁義反援
闕之蓋有以也夫○饒氏曰不要問所從求只當思量我嘗
食兄之保與君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亏粟豈以伯夷
所菜所當加諸侯之取人猶與於號交以道彼以禮則孔子
役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韋仲子孤介之斤嚴
羽曰不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子爲輕仲子反根毋兄惡經
而於妻則反食孟子務匡章而洙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者
盡心上篇仲子不義与之各固而不受下文許弟可此
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尚盡淇人章經註三
兼字當辨兼有分辨不旬取也此兼之正義臣不戒廉十是
比兼字陳仲子不中亂之廉也仲子惡能辨文討仲子未得
爲兼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辨哉此二兼字是兼之此然後
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廉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
是仲子
之廉字

簡致

陳仲子

以世卑所計言

織屨辟纑　小廉無取

以君子所不計言

辟兄離母　大倫已失

右第十章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攷】熊禾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斈即大斈之要指凡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与夫治国事君之道皆在焉○黄震曰一章言為政以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与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恥受命於大国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毆民歸於仁君九章數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論反發被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家家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出至此而經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弗求褱勉則病常也率土地而食人

內篇言事親善類之事
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音泰蔟千候反姑洗先上声蕤儒追反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胡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前漢律歷志曰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大夏西戎之國昆侖谷名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〻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比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

五音宮商

角徵（張里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一作不可以無法治）天下之法度也

［通攷］程復心曰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命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宮制十二筩比黄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人声亦有高下聖人制五声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声五声中又各有高下毎声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声也樂律自黄鍾至仲呂皆爲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黄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毎一陽閒一陰人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呉徵曰五声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微濁微清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声濁短者声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毎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乱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毫之差然後其声勻調歌声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治奪倫矣○趙惠曰律法也言陽氣志誤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欲言之陰陽皆於律故訓之十二律黄鍾者陽氣鍾黄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在五色莫盛於黄故陽氣鍾於黄泉孳萌万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太太也簇奏也言万物随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万物去故就新故拘易其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万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万物随陽而終當復随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

位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万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廁位卯二月仲呂言万物盡旅而酉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秋野又林衆也万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雍和也謂成功皆應和陽功收而張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万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声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斷都玩反死刑必為去声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斷膏洛去盡力制三反身衣去声布衣木綿皁帳從宮貴妃

以下或不畏也○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謂反事資見亦泣而

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上亦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去聲武帝之事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以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充之以行先王之道攷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亦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實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後於此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狥私妄作之失譬之猶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害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胡氏曰引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忍無術[illegible]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眞○通曰上文曰堯舜之道下文曰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正謂此也語錄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附攷陽明曰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皆謂之時世之不可也孝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以孝而後王臣必孝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無不孝也後之世礼孝而仕不孝者有之矣臣孝而君不孝者亦行之矣民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子於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孝雖拘堯舜孔顏之貧有能不爲物之得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備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爲而欲與三代躋隆非所聞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朱子詩傳假讀作嘉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趙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所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趙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出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謂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出有亦大可以設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出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依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隙以力而心之窮則思也。饒氏曰能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通攷〕張師呂曰日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許謙曰此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法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聞去聲

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度音鐸下度量之度度道

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錄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亦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此刑[illegible]曰道揆用已也如書吏之百揆即以義理揆度百事者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去聲與為亂小人學道則易使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臣語錄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說若進退黜陟之權盡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

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眞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礼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礼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覬其可行也上既無礼下復無學則賊民暴行竝作而國隨喪之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詆典礼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

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語錄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闊大敬意思較緊些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王之問所謂陳善閉邪何曰陳善即是閉邪之所難底工夫○或問所謂陳善閉邪何曰以可行之善道開陳於君則邪心不可得而入矣故閉邪之道在陳善然不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陳善者亦不可得而陳矣

害其君之甚也語錄為問人臣固當以賊其君不足以有為而不能故曰吾君不能謂之賊○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

天之方蹶至此明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道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今有仁心仁聞民不被澤

此不行先王之道者

故曰

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

此論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能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

此論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者

離婁之明
公輸之巧
師曠之聰
堯舜之道

不以

規矩
六律
仁政

不能

成方員
正五音
平治天下

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是以

不仁而在高位

上无道揆
下无法守
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

此見為上而不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上无礼下无学賊民興喪无日

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〻事君無義進退無礼言非先王此見爲下而不遵先王之法者故曰責難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臣

右第一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甸反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語錄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〻做得盡○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illegible]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illegible]也若夫不盡其道焉比

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來有所增益也無所斷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盡不以敬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故人綱繫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先師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為堯舜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辭而已矣三字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語錄問不仁何以不曰道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原[?]之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

之甚也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張氏曰如堯舜之為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右第二章

規矩方員之至
聖人人倫之至

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
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盡君道
盡臣道
賊其君
賊其民

此謂法堯舜而能仁者
此不法堯舜而不仁者

甚則身弒國亡
不甚身危國削

此言不法堯舜而不仁之禍者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以仁興存以不仁廢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不仁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上言四體以身言眞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先師以曰戒人不仁足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以[illegible]言

得天下 以仁

失天下 以不仁

以國言 興存亦然 廢亡亦然

以天子言不仁不保四海

以諸侯言不仁不保社稷

以卿大夫言不仁不保宗廟

以士庶人言不仁不保四體

此承上經之意而推言之

右第三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此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洪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illegible]

師曰是亦過[illegible]欲逆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仁以[illegible]諸氏曰為治本乎自○[illegible]言章得上

有子反[illegible]作者反多福而本行[illegible][illegible]包智禮[illegible]皆氏[illegible]

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又智與禮已包智禮[illegible]皆當反諸已亦[illegible]個皆字

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已

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

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求言配命是當

治思量要合理求是無間斷之意此章

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愛人不親　此見　反其仁　此謂　其身正　此謂　此亦承

治人不治　行有　反其智　反求　而天下　自求　上章而

禮人不答　不得　反其敬　諸已　歸之　多福　言之

右第四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察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一句〕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爲言是故也〔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推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饒氏曰國于家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因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人有恒言說

天下	國	家
皆知	天下	為天

以國家推言說

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當知修身為本

此亦承上章而言之

右第五章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陳氏曰集註巨室大家是如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指貴戚之家○求諸陳氏曰得罪謂以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迷〕

而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辭謁入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意者如此〔附錄〕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兩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哉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宗向

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魯之三桓等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

宋本而務欲勝之則未必能審所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
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樂從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
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輿疾討
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通鑑】唐書皇甫鎛傳鎛自侍
為司農卿判度支以戶
部侍郎諂宗方以蔡急於用居傳哀會發函以游沂節籍況
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宿頃
度支鐵以使道進既由罪斂向刹為牢祖至疑市道皆兇之
從財裴度以闕帝怒不服度乃法罷攻事盛語講發邪討劉
天下怨之將食其內日言天下分否縶剡弄朔廷輕重往輔
祖分承宗斂手削地鄙弘與疾討賊排力能制之寇朝廷隴
置能服其心也若但鎛則四方辭矣請毀以叛西號察使其
將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逐鎮王上真之乎使命以帝山方使
牙闕兵布衣請者杖業詣淮丙行老諸裴愛臣言頒得天子
一斂吮入領可擇舌下之受為言乃以左於遺在觀至以大
道勤承宗泣下乃言秋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貸上從之○韓
弘消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府若都統使行勿
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蜀擊鄆弘了讚近遣子公武第兵三千
稱光額異元濟既平以功加華侍出生許因公入朝再拜同
洸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通鑑】程没心曰此亦承上章家之
捺拜匿願留京師帝從之本在身而言君人不正其身

所為乖矣致人怨怒其勢以自出臣大家始故變立之言亦先及群臣而後及百姓也林氏謂不修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簡以取禍而督服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碍凡君施號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以疑議讒而群黎百姓以怨謗則為留碍四海極其家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恣之私怨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

為政不難不得罪巨室〈此世臣大家難以力服而人素敬信者〉巨室慕一國慕天下慕〈此推本正身修德之大〉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見服人之所難服〉〈此見無一人之不服〉〈此見德教所施可以無遠不至〉

右第六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

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小德小賢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賢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力是賢也若力之小弱則役於力之大強無道之世力是強耳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錄問天何以下知曰天下無道時不得不然方是曰到那時小役大弱役強亦是理當如此○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皆以理言小大強弱皆以勢言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便是理勢然便是那時勢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便回天也雖曰時勢亦有箇大德者天使能回天勢自小至大人由乎三分有三不為所役此可以勝小時勢使然○通曰集註以天為理之自然以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存焉得曰小德

【通攷】馮氏曰程勿齋曰大德全体之分小德全体之分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謝氏曰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

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作詩之獨不在我乎，而類爲是猜疑之嫌，涕出而女於吳，務以爲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恭孝爲自棄之甚，未免取滅亡。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爲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爲有命而務。問是亦太齊景畏天背也。畏天者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敖去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楚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難，小國所乘之勢猶易。五七年之餘，人心奮興，勢召而小可大，弱可強。

大國反為五反反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語助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按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祭則擣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芬芳香達以降神者，以其條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illegible]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

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語錄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凡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通證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群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名寔字仲弓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人所役如齊景是也能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如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

以天下有道言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此理之當然

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證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

以天下無道言　小役大弱役強

此勢之當然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此小役大弱役強之證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

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至於敗亡也（眞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況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此孔子所以爲耳順也○楊氏曰大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甸反）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亡者心存則明哲存）

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當悔毀伐之幾於自取之之初是也

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此心存者存天理成心不存者爲人欲蔽也

以禍福之來也

不仁可與言哉

私欲蔽固失其本心

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

顛倒錯亂

以不仁之人也

清斯可以濯纓濁斯可以濯足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敗之有

此謂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自侮自毀自伐然後人侮人毀人伐

有以自取之也

所謂自取之也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声）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斂，力驗反）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晁錯（晁音潮，錯倉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盡津忍反。此漢文帝朝晁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胡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声敺與驅同爵與雀同獺音闥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彼謂湯武此謂桀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鸇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皆去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爲之敺民以歸之○張氏曰求利人之而爲巳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猶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若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隋爲唐敺季世之君得於民上[illegible]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敺哀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声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

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勅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灸人之疾不畜不足以活人之亂仁以久而就不積不足以拯溺之危○通曰三年之艾不能致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以爲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音訖）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諸字）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驅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得失有道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	湯武 淵藪（此言民物所欲之地）	今有好仁	諸侯皆 爲之敺（此言得民之效）
○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此二語一章之大要）		民之歸仁	猶水就下 獸之走壙（此言民之所欲在仁）
○失天下有道	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	桀紂 獺鸇（此言民物所惡之地）	苟不志仁	終身憂 辱死亡（此言失民之效）

右第九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所言以非毀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矣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爲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反）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

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省悉井反）也（鮮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

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肯爲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爲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暴自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先訓曰哀哉一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甘於不能故以不有者開示之後哀憫以警辭之猶致望之之意焉此章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自強者不（不知）可與有言（之故）

言非禮義（自非之）謂之自暴（以不信）

仁安宅

自棄者不（不行）可與有爲（之故）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絕之）謂之自棄（以不為）

義正路

此見道本固有

曠弗居

舍弗由

此見人自絕之

哀哉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右第十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爾古字通用 易去声長上声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声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然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通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

道在爾 [親與長在人爲甚邇] 求諸遠

事在易 [親之長之在人則爲甚易] 求之難

[舍親長以外求而反失之]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倡而下傚則天下可平]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諂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說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宜行說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也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陳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修之始言誠身則以自修之成言誠意正心修身皆該於誠身三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林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錄〕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與子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通〕〔攷〕程勿齋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illegible]〕此章見孔子曾子孟子相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爲[illegible]者說所以[illegible]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illegible]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故知是孔子告哀公之言○通曰此所

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疑集註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一句而謂明善即是思誠過矣乃子思所聞於

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說而孟子得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孝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此亦與

大學相表裏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此大學中庸相表裏處學者

宜潛心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聖三賢之傳授此章可見

治民——獲上——信友——悅親——明善　此以誠身之用言　此以誠身之本言

誠者天道　此以其本然言

思誠者人道　此以其當然言

至誠未有不動

不誠未有能動

此以其驗處言之即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類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所來者[illegible]伯[illegible]善[illegible]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爲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然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除暴以其來也爲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饒氏曰既有齒又有）

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輔氏曰兒讀何所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爾

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圖政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出與臣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張氏曰張良歸漢輿氏以六記別在蜀炎燭幾燕亦燕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

為政於天下。以人心而言 以諸侯推行而言

得二老大老則天下之心不能外

舉小國七年則大國五年在其中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声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惡去声之況爲爲去声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爲魏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之類辟開墾（口本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苦回反）盡地力商鞅（於兩反）開阡陌之類也（語錄）

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做爲己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也遂上有除這便是伯治上有謂這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壯則只闕在那壞光王所以刻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怨人恐良占今宮鞅却破開了遐可被臣要段做之吏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謂蔡罪等曰與禁井田決裂阡陌概出可見○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就不以爲大功而先王以爲大賤治出之所訣而時君之所當孟子之言及此蓋正須到道以溫人欲之挺流也○補氏曰戰國之時之君之所求與上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也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道其諸雖是教時之言然十而以北二者得名則世德下衰可知矣

通證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歎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

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註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閒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為陌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

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舍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跡原其心蓋論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不行仁政

以殺戮言 不仁而富之猶在所棄

以爭戰言 率土地食人肉其罪可知

以服刑言

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 此謂聚歛之徒

善戰者最上 連諸侯次之 此皆爭戰之徒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

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illegible]之所形故當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逃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爲說[illegible]是夫子之言爲資觀其人設孟子之言一視所敬識其大斷此若決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爲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illegible][illegible]讀此非偽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於身之要私心邪氣非可頃[illegible]而有抑一前諸中而昭二然不可擬後可不慎哉○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混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illegible][illegible]曰趙氏詳曰然神張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益以亦察緝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繫許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一說過不必訓爲察也

觀人之法

聽其言所以審其是非

觀其眸子所以驗其明昧

人焉廋哉邪正不可匿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饒氏曰孟子

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或儉亦是為國君言之。諸侯國君必有各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攻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先師曰。孟子[illegible]宜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險侮之欲。聞旨口恭儉。惟德無哉[illegible]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illegible]不以聲音笑貌為者。非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illegible]。無恭儉之實。徒則聲音笑貌。敝亦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illegible]然偽之則也。其亦據天理而遏人欲故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自然無欲。未嘗與人相[illegible]。恭儉音聲。比實德不[illegible]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後然多欲常懼人之見者）[illegible]笑貌[illegible]

第十六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声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illegible]）也（禮記內則[illegible]）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illegible]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之義）權而得中是乃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

柳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是經禮有不行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於邪道偏權變權術之歧路矣尚何論權之權守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語錄古人所以拯溺以有道所以救之矣天下豈一人手可援哉○張氏曰不當援而援民溺禮不當然也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嫂以手權也行之人為不失其經援之則失道而陷於險賤以權濟變之道也故孟子因言孟子在今日以當少恐北道以我此孟子溺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陷於下援之孟子之不

也欲以求濟是乃援溺之術天下之大溺也

男女授受不親 此以孔之經言 天下溺援以道 [illegible]

嫂溺援之以手 此以孔之經言 欲手援天下乎 [illegible]

右第十七章

〇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勢傷也教子者本為言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或問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旦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加之。又以陳亢問焉陳亢稱君子之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所仁之道而以義之行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

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先曾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攝也然趨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又則不肖庶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吾失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以濟經之所不及乃所以經也

君子恐其 敎必以正以正 此父責其

之不傷恩 不行繼之以怒 子而有傷

古者

易子

所以相夷 本謂

全恩則慈愛子

教子 故不親教 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 此子責其父而有傷 而教 亦不失教 責善反成則離不祥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右第十八章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声）亦不足以為孝矣 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物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雖言不失其身而能事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 官指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則能守身方能 事親事親事為在首此大故身前同章說 [illegible]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声） 此說事親所以為事之本身正則

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爲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自四句分二者平說則其務本所以見其功效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斷則寬童風聖有若安小廩稟曾晳有這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盡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此以有酒

而以爲光親之法又有所謂意思皆要承順方可若曾元之養口體是
不好在意思則不當出承順要須之使合於道方習之孝子
也。曾子曾元作不能以事親是事之身者須是將志養之口反覆看
言之。張氏曰守身以事親所以承順是其志若養口體守身
尊親之道人以守身爲所事親之本也身若失其道將何以盡守其身
章前以之守者矣故事親之本者可謂以爲曾子之可以能
辛曾子守之事身爲事以其志其子者可以養口法以所
發言之善守身而親之守身之養及其理以爲曾子之子[illegible]
親言之善然身而不辭志之不及所以爲曾子之實[illegible]
不失其身尤觀曾子養志之如此集註焉雖一子之只日比承養上文
立身行己問父之志大者此惟恐於此一節事親之志敬正[illegible]
我其能盡守此所謂自身也者子飲食間尚其親之志如此[illegible]
能盡守身事親之身以承其志不言可知矣南軒曰[illegible]

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事親若曾子可也語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illegible]
之事君闕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爲有餘也[illegible]
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以爲有餘天子之[illegible]
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illegible]

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設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饒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先師曰：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

以所事言：親　君　長　孰不爲事

以所守言：身　家　國　天下　孰不爲守

以所本言
- 事親
  - 忠可移於君
  - 順可移於長
  - 皆本於親
- 守身
  - 家以之而齊
  - 國以之而治
  - 天下以之平
  - 皆本於身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格者物

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語錄格[illegible]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也 愚謂間字

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讁與謫同 行政之失

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

國無不治去聲下同矣。仁休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 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語錄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個開

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

意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

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下同之，直者

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下同有其事，將

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

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語錄：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以所化言：
人不足與適
政不足與間
每事而救其失則難

以所存言：
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
於心而格其非爲全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此言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

一正君而國定
此言君歸於正則國無不治者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度，待洛反。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

送捕氏曰。其說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已兩有
所益。○饒氏曰。我去聲譽他人之言平聲得此言於他人去
聲。譽言本是美人之好。然毀謗毀字義。則二者皆作不得已
之意。○通曰。毀譽言已自是與貞。況脩己而遽以是為喜戚。必
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
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以不虞之譽言　行不足以致譽而反得譽。

脩己者不可以是遽喜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進

以求全之毀言　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脩己者不可以是遽憂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退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
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不以為君子之學必從有責
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平聲

以無責為易言　易其言無責耳　[illegible]

[以吾未以僭言]責於言不待責[illegible]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

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新安陳氏云皆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求之以心悅誠服以師之○通曰通上章兩人字為之說然之衆以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難

[以可以為人師]——温故而知新——[illegible]

[以為人師]——自足而不復進——[illegible]

右第二十二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王驩字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

樂正子見孟子。見樂正是姓，好司馬亦是因官以爲姓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十六 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 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

孟子曰以爲 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亦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去正子之罪人也。

詞尚

右第二十四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戒問王驩齊幸臣益欲自訟於孟子以取重違發王以為介孟子未嘗與言子公行子又不吉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樂輕身從之薦村猶其資救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餔啜非之栝孟子所以去齊其詳樂不可考疑驕以是措感而遂去也○張氏曰克既能於子於則未說附次子教故舍能定始得見其鄒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貴已不可以不敬而所貴不可了遷也○饒氏行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劫正坡罪所以汾作所棄樂正子初意不欲來窮見孟子依王驕來省後食之賢視為無樂既事深不知一失身從之使是因失其謝將來王驩盛湯引之則罰明去就喩難勿孟子所以以責之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之輔氏曰此以見於古傳記趙岐時其書尚存故引分則不復序矣○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不告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非其道以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詳自如所以朱子不破其說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

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

大告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

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全体道謂

與道為一者也

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得

告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或問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

出而受堯之命則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舜為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於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是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不孝有三

以其一言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以其二言 家貧親老不爲祿仕

以其三言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皆不孝之事

惟不孝爲大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

循比也語緣實學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以有對世而言
字正是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分道實
非是仁華實之於仁之以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然
說從兄義之其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恐君之非足義事
問突難便是仁義之實推發出去者乃是仁義無華采○或
所在父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推此為之根精實之
步○然先立乎此而後其先華枝葉有以發見本事業之間
道大矣氏以此實字之訓當而采枝之突○真於曰仁義之
天性之而其切其愛只在事說從兄蓋二者人氏良知良統
廣之則貝於焉發見從為仁義者推先体親踐之於此而元
地矣つ其道至生而不窮否則然二然之二然行可推之實
義屬之資時蔡氏曰有于以孝弟為為仁之本非子乃以事
何印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孟意亦親此
親主子有子言仁實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其之仁也事
從兄此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言事謂若以
兄而弟孝弟所不為為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其親而孝實
仁義言所以為仁義之實也先師日殊因言仁事氏施等言
見親親仁渾論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然言事孟以明親親
亦然者為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者聖一中之
子之意也故以事之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其言集詁謂有
弟之其亦循此者親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北而生以仁
此意有義於事親蓋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出片泊此所生
似者耳相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

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

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動容之間流行不自知者也○此章

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

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味必字熟然後字集註實歸輕於知而弗決之智智

乾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

熟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

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

謂之深矣○語錄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

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

未事君時未到尊賢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

至實言昏親可之是然乎之爲而虎淇智爲字所曰字道所于是格
於不之而而蹈損守主其發丕作皆出之眞意謂真是箇鬼定仁見
充知如知不則助之生中最而始一於爲也貞知同說貴強不淺上
盛手温之愛自也也面者為又智而子二則則而是工字使程之微
之雜有不舍然○到不要切以之玄五可隱知弗以大緊是便說將
極足定明其不輸得能終近事所武藏在着之去許上安樂是華去
則蹈省非兄將氏樂自之而親以獨心矣惡貞是事說○之智者讀
不此餘智而也曰則已以禮從知二所又詐固也貞○通寶之理新
假聖行矣不人知仁者不失兄之造解推違則体固蔡曰大實會說
言人後事敬說說而此樂者為而化解之皆守仁二氏前凡行解是
說之長說者知則不若又也行又之皆凡是之嘉字曰所一得這仁
心作之自其親則亦看所節仁弗後一隅一回曾朱飲實段恰箇哉
意樂類有有之自手之以則義去覓而比面益利子曰字中好便之
自所各事不當然擇而節吾之也不背方道万物曰知是必便知寶
然以有親愛矣弗足而之心本但皆獨者理物皆知斯就有是得仁
形必品之不兄去將非案盡蓋孟然二皆而之一正二人緊礼其民
見有節節敬之如則去之覆事子此四有是成意之者小要之此憂
血雜文文者當人此與体加觀此貞方二非始而所又心處實深術
脈非理從議敬知之礼良齊從章之青如獨而真在日上這便分貴
自樂便兄其說求矣之心之是只所能五有成固而弗說一中明賞
然之是亦智肯火此節之妙乃以以朱行而總獨固去下數而見尊
動之礼然為舍之字文發經良仁成崔求而所有守者三便出得賢
盡意之粗務其不問循由緯心義於自主則以二之易實是無而定

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餘氏
曰實如果實穀实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
生初為五者只在事親從兄所件內如兩尚果實然少壽知
得這商節又這固樂這商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实內萌芽發
用到枝華番茂類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就
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礼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盂子
說得至◦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加及階是節者是文者熟之
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說中而言則又有親蹤迹還到
仁民炎物七亦是節文終到節文炎功用便應了天與之節
文作靜字青節文前二者作劃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也
看◦礼樂合將祖本末而言引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
示言信荀質則信在其中◦此章有鄉律仁義是經礼樂智
是辭◦前田莫氏日前四節是也字都是說用工類到樂處
便不說是也字了詔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
與實字相然實是簡生生種子言霍子只在人服穀子裏端
之吾身事覩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共去是就体認深
存炎談節文是就纖素微部表深家凡說成熟結果處說生
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明辭更無數時足綿手齊只是形
容枝斡暢茂花莫數樂可玩可敷變◦縣民說老曰孟子所
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木立而道生與宗則生各此所生字最
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業有根實而後生萌芽生
則惡可已也果不之生然可已則不如其枝之繁來之茂也
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適致承所生曰身詁中訓仁曰心
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之德爱之理訓義曰心之御
事之宜也訓礼曰天樂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智
者四端之一四仁義礼飲行以釋之嘗於密而獨無所釋哉

蓋智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常於事理言亦
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謂乎智也

事親良心真切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見之明而守之固

仁義之實從兄天下之理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是也皆原於此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節之密而樂之深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語錄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illegible]若
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

事。雖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承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揆度理之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得乎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通考〕書舜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為瞽瞍之子，不幸遇父頑母嚚，及其異母弟名象者亦驕傲，舜乃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恭敬戰慄，雖瞽瞍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

意所謂定也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
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此中他人不能盡而舜
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皆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
是自諉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陳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
○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
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
仲素語此云只為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
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
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illegible]人[illegible]翁姓陳名瓘字瑩中延平人[illegible]
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化則之過即自己之過舜之說[illegible]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話說
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之不是皆已之不是此已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illegible]字是
之實也○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仁義[illegible]盡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已之慝惟見自已之不是而已

出繼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雖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苟有不得於親者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然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舜。
-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以歸己言天下之悅爲證）
-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以事親言父）
-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父母之悅爲證）

盡道而瞽瞍底豫
- 天下化（見天下无不可事之親）
- 父子定（見天下无不是底父母）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卷之七